

大眾文庫 故事

民間故事集
00000

冀中新華書店印行



張友等編

民間故事集

冀中新華書店印行

墨字
284号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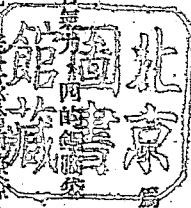
永推長城	一
大叫三聲「圖耳菜」	二
誰是犯人	三
愚公移山	四
率圖王渡黃河	五
窮人是我爺	六
走了岔路	七
佃戶吵架	八
狗和「犬」	九
剝皮老爺	一〇
弄雞債	一一
張財主下地	一二
千里眼老	一三
兄弟亮寶	一四
	一九

三女婿拜年	110
觀女婿	111
錫頭的功勞	113
偷羹	114
救了一家人	116
常大郎吃元寶	117
五顯子	119
黃羊卜當	120
說大語的孩子	121
金銀樹	121
石頭元寶	123
夫妻恩愛	125
皇曆迷	126
趙將軍	127
老順和老頂	129
康熙皇帝訪山京	140
續後記	140

水推長城

有一個媳婦，養的十個兒。大的順風耳，二的千里眼，三的内力，四的鐵嘴，五的鐵骨頭，六的長腿，七的大腦袋，八的大脚，九的大嘴，老十大眼。

有一天，弟兄十個鋤地去了。老大順風耳，聽見有人哭哩，說：老二你給咱瞭瞭。老二一瞭，說：給秦始皇修長城的人，餓的哭哩！老三是有氣力，說：我去頂。東南响走到，日頭西就修起了。修起了，秦始皇怕這人氣力大，要殺他哩！他就哭。哭的老大又聽見了，他說：老二，你再給咱瞭瞭，我又聽見有人哭哩！老二一瞭，說：不好，秦始皇要殺咱老三哩。老四是個腦袋，說：我去頂。到了那裡，秦始皇用幾十把鋼刀沒把他砍死，要用棍子渾身打哩。嚇的老四又哭。老大說：我又聽見有人哭哩！老二一瞭，說：哎呀！不好，秦始皇要拿棍子渾身打咱老四哩。老五是個骨頭，說：我去頂。到了那裡，秦始皇打斷了十幾根棍子，也沒把老五打死。要往海裡扔哩，嚇的他又哭。老大聽見了，說：我又聽見有人哭哩。老二一瞭，說：不好，秦始皇要把咱老五往海裡扔哩。老六是長腿，說：我去頂。去了，就被秦始皇扔到海裡。水才漫脚面子。正好撈魚呢！他撈下五六十斤魚正沒有放處，老七來來了。老六說：老七你撈我來了，我撈下五六十斤魚放處哩。老七是大腦袋，取下草帽，五六十斤魚才放半草帽。兩個抬回來。沒柴燒，不能煮的吃。老八是大脚，說：我前天在山上打柴扎了個刺，挑出來看行不行。一挑挑出一顆大椿樹。老三劈開，老九燒火。魚煮熟了，老九說：我先嘗嘗。老九不。老九是大嘴，嘗了一口，五六十斤魚，還不够塞牙縫了。氣的老十哭了。老十是大眼。



痛哭，是細細的雨。後邊哭的成了大雨。再後邊發下大水，一下把萬里長城給推走了。老妖秦始皇也發大水推到海裡，餓了鱉魚。

編者按：這個故事是幾個男女小孩講的，一面講一面寫秦始皇。說明了任何朝代統治者所苦心經營的『豐功偉業』，最後勢必被『人民的大水』所推走。

大叫三聲『驢耳朵』

張友

古時候，有個皇帝，長的是驢耳朵，但是他最怕人家知道，他是個驢耳朵。在平時，他什麼人也不見，他再去剃頭的，一剃完了頭就殺掉，這樣，他不知殺了多少剃頭匠。大家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因此，一聽見要剃頭匠，就怕得了不得。有一回，又調一個剃頭匠，這個人很聰明，他一見皇帝的耳朵，就懂得了以前的事。他剃完了頭，皇帝要殺他，他立刻跪在皇帝跟前說：『皇上！現在民間剃頭匠，快要沒有了，你要是殺了我，以後，就沒有人給您剃頭，不如把我留在宮裡，我那裡也不去。』皇帝想了一下，覺得也是辦法，就吩咐他裝成驢吧，什麼話也不准說。可是這個剃頭匠，在宮裡還實在悶得慌，常常想說話，『到了嘴邊，又嚥下去。』

有一天，他實在忍不下去了，不說出這事情，怎樣也過不下去，他就一個人跑在外面，挖了一個窟窿，一下就跳進去。大聲的喊了三聲：『皇帝長的是驢耳朵！皇帝長的是驢耳朵！皇帝長的是驢耳朵！』許多人都跑來看他，他連忙把土刨進去，活埋了自己。可是皇帝長的是驢耳朵這件事，却傳遍了。

編者按：這個故事，是說不論皇帝怎樣不准老百姓說話，不講民主都不行，人民是會把它說

出來的，增也增不住。

誰是犯人

石以久

古時候，有一個窮人，實在餓的沒有辦法，偷了一塊燒，被捉住了，送到監牢裡去。他常想逃走，可是，看牢的看得很緊，沒法逃出去。有一天，他想了個主意，對看牢的說，咱有一件寶貝，要去獻給皇帝。看牢的聽他先拿出來，要不就不讓他去。他說，寶貝要親自獻給皇帝，有了好處一定報答你，看牢的聽了，就領他去見皇帝。

他見了皇帝，從衣服裡把一個小包掏出來獻給皇帝。皇帝打開一看，說：『這不是一棵梨子種嗎？』窮人說：『是的，但這不是一棵平常的梨種，它是寶貝，種上了，可以結金梨子。』

皇帝看了看，奇怪的說：『你怎麼不留着自己種，却來送給我呢？』窮人說：『這棵種子，要給從來不自私，或是沒有偷過人家東西的人種上，才會結金梨子，我偷過了東西，就不能種了，所以獻給皇上，我想皇帝一定從來不自私，更不會偷人家的東西，請你種上吧！』國王想了一下說：『不行，我不能種，我小的時候，也偷過人家的錢。』窮人說：『那就請宰相種吧！』宰相想了想說：『不行，我也不能種，因為我好常收人家錢，難給我錢，我收人家錢，不給我錢的，他更有功，我也不讓他做官。』……窮人說：『那就請將軍種吧！』將軍搖搖頭說：『不行不行，我可不行，因為我每次出去打仗的時候，就把軍餉扣下一半，並且別人得下的功勞，我也冒充是我得的！』窮人說：『那就請知縣種吧！』知縣看了看周圍的人說：『不行不行，我更不能種，因為我每回審判一件案子，

「不問他是非曲直，只問他給錢不給錢，給錢的沒得理也斷得有理，不給錢的，有理也是沒有理……」窮人看見旁邊站着一位獄官，就說：「請獄官來審吧！」獄官說：「我也不能種，每一個犯人進牢，我先問他要錢，要是給錢，就不給他苦吃；要是不給，他就得多吃苦頭……」窮人向四週的人看了又看，見大家都不能種。他哈哈大笑起來說：「你們這些貪官污吏，自私的自私，貪污的貪污，都不進牢！我因為餓的沒有辦法，只偷了一塊小燒餅，就把我關在牢裡……！」

皇帝聽了，沒得話說，只好把窮人放了。

編者按：這個故事，是說在舊社會裡，當大官的有權有勢，犯了天大的罪不判罪，沒有罪的判了罪。現在的社會就是這樣，貪官污吏，騎在人民頭上，掌握着政權，什麼事都是黑白顛倒的。

愚公移山

自來有個人稱愚公的老漢，住在山西。離他家不遠，有兩座大山，一座叫太行，一座叫王屋，方圓七百多里，高六萬多尺，擋住了他家的出路，進出很不方便。

有一天，他就集全家族開會，提議要填平這座山。他的老婆就問：「挖下來的石頭土塊往那裡放呢？」愚公回答說：「把它們倒在海裡！」全家人都同意了。

從此，愚公一家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能拿錘子的拿錘子，能担筐頭的担筐頭，一天起來就是個挖，也不管刮風下雨，也不管天冷天熱，挖了一天又一天，挖了一月又一月，一直挖了十來年，還沒挖開個溝溝。他的兒子問他說：「爹爹！這山甚麼時候才能挖平呢？」他說：「不要性急，還

「挖下去總有挖平的一天。」他的孫子也問他說：「爺爺！挖得我的胳膊疼的咕噥咕噥的，爲什麼挖不平？」他還是說：『不要性急，繼續挖下去總有挖平的一天。』他們又繼續挖下去。

⑤又有一天，一位白鬍子老漢飄飄蕩蕩的走來，看見他們一家人挖的挖，掘的掘，就笑話他說：『山這麼高，這麼大，你們這幾個人能挖得平麼？這才是吃上饑不了啦！』愚公告訴他說：『你爲什麼這樣想不開？我死了有兒子，兒子死了有孫子，孫子再生兒子，兒子再生孫子……子子孫孫，一代一代的挖下去，總怕挖不平嗎？』白鬍子老漢聽了很受感動。就吹了一口氣，告訴天上的神仙，神仙把這兩座大山移走了。

編者按：猛一看，這愚公實在是糊塗的很，人怎能把山圖平呢？可是細一想，這種堅持奮鬥到底的精神，的確使人佩服。在我們面前也有兩座大山，那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它們阻擋了我們到新中國去的道路。我們挖這兩座大山，已經挖了二十多年啦，日本帝國主義這座山已經叫我們挖去啦，封建勢力這座山，也叫我們挖去三分之一多啦，再繼續努力挖下去，堅持到底，神仙是沒有的，但是一定會感動全中國的人民，全中國人民就必然會和我們一道，去把這兩座反革命的大山徹底挖掉的。

李闖王渡黃河

李文辛

國王李自成，在陝西米脂縣起了義。他帶領農民軍，想東渡黃河，去打那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替受苦受難的老百姓報仇雪恨！這時正是初冬天氣，他派了兩個人去幫黃河凍了沒有，回來的人說

沒有。國王的臉上，就現出焦愁的樣子，立馬開。鬍鬚頭髮，蒼白了一半。第二天又派兩個人去看，回來的人說：『黃河沒有凍着！』國王聽說，臉上更現出焦愁的樣子，立馬開。鬍鬚頭髮，完全成了雪白。第三天再派兩個人去看，那兩人一到河邊，見黃河漫流着，波浪洶湧，心裏更急。於是兩人便商議道：『咱大王爲了得救河東老百姓的困苦，聽見黃河沒凍着，心裏更急。咱才兩天，鬍鬚頭髮，都蒼白了！今天咱們回去，就說黃河已經凍着，等大兵到了河邊，咱們都到河裡去替橋，好讓咱大王渡過黃河。』二人說定，便回去報告道：『黃河已經凍結實了！』國王大喜，鬍鬚頭髮，馬上由雪白變成蒼白，由蒼白變成烏黑，傳令三軍，四更起程。人馬來到河邊，河水倒沒凍着，只是河上懸着船，板橋，河西到河東，四平八穩的，成了一座寬大的浮橋。國王正勤皇觀看，心裡覺得很奇怪，忽然從河底上來兩個人，口稱：『大王！我們正是這黃河上下千里的船夫，聽大王東渡黃河，爲民除害，所以特在一夜工夫，搭成這座浮橋，現在獻給大王上船。』國王過河，謝了船夫，先破軍武關，後破北京城，把那些在農民頭上的繩縛，狠狠的割了一番。

作者按：李國王就是李自成，陝西省米脂縣人，明朝末年一個農民領袖，爲了人民窮苦，東征西戰。這故事是講：只有爲人民辦事，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只有得到人民的擁護，天大的困難也是能够克服的。

窮人是我的爺

陳登科

有個姓王的大地主，家裡有幾十頃地，他嫌值錢吃兩飯，要漲地租去，他說：『我不服你這個

爺，我給你糧食，你滾吧。」他爺無法，只好走開，沒二年糧食吃完了，又去向他兒子哀求，哀求了許多次，才答應當個僱工，但是不准他姓王，要叫做窮人，老大爺迫得只好答應了。

有一天，一個官兒路過這村子，剛巧下大雨，就到這個窮人家裡躲雨，和窮人聊起天來，問他姓啥，窮人傷心的說：「我叫窮人啊，替人家做伙計的。」那官兒聽了，很奇怪，世界上怎會有姓窮的，就追問起來，窮人就一一的把苦情說出來。正說着的時候，大地主來了，那官兒問他：「這個老大爺，是你的什麼人？」大地主馬上臉紅紅的，顫抖着說：「他……他是……窮人呀！」那官兒追問：「窮人是做什麼人？快快說！」大地主看隱瞞不了，只好承認道：「窮人是俺爺！窮人是俺爺！」那官兒聽了笑着說：「你早說就好了，窮人就是你的爺！」

編者按：誰養活誰？是窮人勞動養活富人。所以窮人實在是富人的「衣食父母」。這個故事是諷刺地主的。地主說：「窮人是俺爺。」倒是承認了事實呢！

走了岔路

汶石

有一個地主名叫史守財，是個守財奴，僱了一個長工，名叫老實人。他平常光是指使老實人作這作那的，天還沒有亮，老實人就上地裏去干活，一直幹到滿天星斗回家。可是，在吃晚飯的時候，史守財捨不得燈油，不叫老實人點燈，讓他摸黑的吃飯，老實人心裡想：「這老傢伙，真是一毛不拔，我在三天裡，一定叫你點上燈。」第一天晚上吃飯時，老實人就開口說：「老掌櫃，點個燈吧！看不見吃飯。」史守財却板起面孔說：「嘴是熱路，吃不到鼻子裡去！」老實人沒說啥，到了第二天晚上，

「老實人又說：『老掌櫃，點個燈吧！看不見！』」史守財很高興的說：『給你說過了，嘴是熟路，吃不到眼睛去的！』」老實人也沒說啥。第三晚上，正好逢着吃麵片子，老實人又說：『老掌櫃，點上個燈吧！』」史守財氣得直跳，到鍋裡撈上一碗麵，拉着老實人、囑着：『我和你一塊吃，我不信這碗麵吃不到嘴裡去！』老實人一盤不響的，和史守財對着面坐着，吃了一陣子，史守財忽的大聲嚷着：『唉喲喲……快！快！快拿燈來！』等他媳婦端出燈來一看，原來史守財的左限上，糊了一塊麵片子，眼角上，燙腫了一個小水泡，史守財變半藏着眼亂罵：『狗娘養的，怎的把麵片擱到我的眼窩上！』」老實人故意傻頭傻腦的說：『我說怎的換上一片麵，老半天走不上嘴邊來，原來是走了岔路啊！』

佃戶吵架

宋不顯原稿、殷白改寫

王家莊有個地主王居貴，外號叫「窮漢閻王」。此人有一千多畝好地，一半租出去，留下一半留來佃戶夥種。他借給佃戶們糧食，在他家裡起伙，名義上不吃利錢，實際上是吃了粗糧還細糧，吃了舊糧還新糧，利錢也很大。這窮漢閻王就抓住這個刀柄子，就來刻薄佃戶，拿上幾十年的老團底子上連牛也不吃的麥糧，借給佃戶們吃。吃了一些時，吃得人們都是身輕骨頭痛，眼花繚亂，連門也闔不開了。二十多個佃戶沒辦法，就推舉出李老四，去請求地主借給些好糧，誰知好糧沒借到，反倒碰了個鼻子灰，叫「窮漢閻王」大聲罵道：「你們這些東西，吃五穀就想六穀，你們自己家裡能拿出一升糧，爲什麼給我當佃戶？」

李老四他們二十多個人，挨了罵以後，很不高興，想辦法要鬥爭一下。第二天鋤到落日頭時分，

熟躺在一棵大樹下邊，嘔起呱來。李老四先說：『蠅子的尾巴，城門洞的風，三月天的瘋狗，窮漢圖生的心，是最毒的東西。』劉二也說：『窮漢忍飢，神鬼不知，受的牛馬苦，吃的豬狗食，還有什麼營生？』馬三說：『貓兒不急不上樹，狗兒不急不咬人！那老狗食的欺人太甚，得想個辦法制他哩！』思想上醞釀成熟了，衆人就制他的辦法。這說一個不對，那說一個也不對，最後馬三如此這般說了一個辦法，大家都同意了，決定回去就實行。

一進房子，聞到那股爛穀子酸臭味，劉二開口就罵：『狗畜的，還是這爛穀子飯！』說罷，就拿飽個鉢子使勁一摔，打成兩半了。李老四跳起來就撲下去說：『你不吃了，爲甚打鉢子？鉢子礙你個甚？』順手一鋤頭把窗子擊了個稀巴爛。馬三急了，把菜饌子從家裡扔到院裡，嘴裡說道：『有話慢慢講，爲甚硬打起架來？』窮漢閻王在後院聽見有人吵鬧，趕快跑出來，只見李老四和劉二個扭在一起廝打，急忙搶上去連勸帶罵，往開拉扯，不小心，却吃了許多偷來拳，才把衆人分開。他急喘喘問：『爲什麼要打架？』李老四很不平的說：『你老人家不知道！』劉二那狗畜的，借給他吃糧還嫌這米惡，我說：『你家能拿出一升麥糧，還給掌櫃當佃戶？你不吃咱們就散，……』他話還沒完，衆人一齊喊叫起來，說是：『散就散吧！』一邊就去收拾舖蓋。窮漢閻王心想：若是他們走了，我這莊稼就開不成，倒不如讓上他們一點，叫他們好給我幹活，於是趕緊說道：『唉！唉！劉二說的對！米就是不好吃……』就把管倉的叫來，沒頭沒腦的埋怨了一頓，叫把好米給借出來。

編者按：這故事告訴咱們，封建地主的心眼是和蠅子的尾巴一樣惡毒，總是朝著窮人身上打主意。窮人一覺悟，大家齊心的鬥爭他，他就得軟下來，但是鬥爭方式倒不一定耍掉鉢子打碗。

狗和『犬』

左來

從前，有個佃戶叫做王大，有一天，他到地主家裡有事，他的狗跟在身邊，剛到了地主家門口，地主劉四太爺見了，就大聲的喊着：『王大，你帶來的狗，快打回去，不要咬了我家的犬。』王大聽了，很奇怪，怎的，一樣的狗，咱的叫狗，他的叫犬呢，狗也分有錢的和窮人的兩種喊法嗎？他就問劉四太爺：『四太爺！這不是一樣的狗嗎？你的怎叫犬呢？』四太爺把眼一翻，瞪了他一眼說：『你眼睛瞎了嗎？你看我家的大，耳朵是垂着的，你的狗，耳朵是向上豎着的，王大一一看，地主的狗，平時吃大魚大肉，肥肥胖胖的，耳朵肥的垂着，自己的狗，瘦得耳朵豎了起來。王大一句話也沒說，氣呼呼的跑回家裡。』

他老婆見了他板着臉，忙問着：『你又受了誰家的氣呀？』王大把剛才狗和犬的事說了，最後還說：『人窮受人罪，連狗也叫取侮啦！』他家裡聽了，忙着安慰他說：『別氣，咱有辦法出出氣！』第二天，王大的家裡人，餵好了狗，把兩個古銅錢塞在狗的耳朵裡，耳朵就垂了下來。王大見了，高興的笑了起來，就帶着狗直奔四太爺家裡。

劉四太爺正在家踱着方步，見了王大和他的狗，蹊蹺的喊了一聲：『噢……，』就沒說下去，把話岔到別處去了。可是，那條狗却躺在四太爺的桌底下，因為耳朵的銅錢，痛得難過，時常搖著頭，爾嚙的喊着，王大的就趁着向狗叫罵着：『狗！你安分一點，把你兩個臭銅錢掉了，你就變成了狗哪！』四太爺聽了，直紅着臉，一句話也沒有說。

剝皮老爺

閒話

清水河右岸，有一個狠心的地主，把一個銅錢看的比命還重，處處剝削受苦人，上過他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受苦人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叫做『剝皮老爺』。右岸的人，誰都知道他的大名，誰都不敢跟他來往。有一年，過了正月十五，『剝皮老爺』還沒僱上攔工的，『剝皮老爺』心裡盤算道：『眼看春耕到啦！沒人願給我攔工，這該怎麼辦？』思來想去，忽然心生一計，連忙拿了幾張破紅紙，寫道：『誰願意給我老爺攔工，一年工錢三十兩紋銀！』隨後又把這個帖帖，張貼到各處去。心想：『我出的工錢，比別家多一倍，總會有人找上門來吧！』哼！那我就叫他嘗嘗我的手段，吃點苦頭。』

清水河左岸，有一家兄弟兩個：哥哥叫大虎，弟弟叫二虎。有一天，大虎到右岸去賣米，看到牆上僱人的紅帖帖，回去和二虎商量好，到『剝皮老爺』家去攔工。大虎整整攔了一年工，大年三十晚上灰溜溜的回來了。二虎見到大虎，忙問：『哥，你回來啦！咱快吃飯，』大虎一屁股坐在炕上，搖搖頭不哼聲。

二虎不滿的說：『哥，你怎不哼聲？一年賺下三十兩紋銀，你還嫌少？心裡不高興？』

大虎氣沖沖的說：『屁！真虧人，白攔他娘一年活，連一根毛錢也沒見！』

二虎奇怪的瞪大眼睛，問道：『怎麼？沒賺下一個錢？那是怎麼回事？』

大虎長嘆一聲說道：『唉！兄弟！咱們瞎了眼，找到『剝皮老爺』門上去吃苦頭嘍！正月我一去

「他就和我訂了個條件：說是一件事做不來，就要扣十兩紋銀，我盤算自己是一個老莊家手，還有甚做不來的事，就一口應承下來！唉！誰知那老狐狸心眼太狠。第一件事就叫我把大鑊裝到小鑊裡去，我做不來，他扣了十兩工錢。第二件事，又叫我把房子裡的地搬到太陽地下晒，我做不來，他又扣了我十兩工錢。第三件事，今天晚上我去領工錢，他又問我他的頭有多重，我答不上，他就把三十兩紋銀，扣的一光二淨！唉！不能提！不能提啦！」

二虎聽罷，壓住自己心中的火氣，說道：「哥，不用生氣啦！我有辦法。明年去給他攔工，非把你的工錢贖回來不行！」

過了年，「剝皮老爺」又貼上僱人的紅帖帖。二虎揀上行李走到「剝皮老爺」家中。剛進大門上，「剝皮老爺」就迎了出來，緊着眼問道：「你是來攔工嗎？」

二虎回答道：「是，老爺！」

「剝皮老爺」聽罷，眉開眼笑的說：「好！好！我僱你！工錢照帖帖上說的，一年三十兩紋銀，一個錢也不少你的。不過……！咱們得訂個條件，你一件事做不來，就得扣十兩紋銀……！」

二虎還沒等他說完，就連連點頭說：「行！行！」

就這樣，「剝皮老爺」把二虎給僱下來。

二虎忙過春耕，已是桃花盛開的時候！「剝皮老爺」要喝酒賞花啦！帶着二虎，走進後院，「剝皮老爺」指着屋簷下的兩個酒罈說道：「二虎，你把那個大罈給我裝到小罈裡去！」二虎答應了一聲「是！」抱起大罈，「砰」的一聲，掙到石頭上，把罈摔了個稀巴爛。「剝皮老爺」心痛的叫道：「你這了！賠我的罈！」

二虎不慌不忙的說道：『不這樣辦，怎能把大鑊裝到小鑊裡去？要不，你給咱做個樣子。』說着把碎片都給裝進了小鑊。『剝皮老爺』傻了眼，沒有二話可說，只好認輸。

二虎忙鋤草，正碰上秋雨綿綿的連陰天，房裡都潮溼的生了霉。一天，天晴出了太陽，『剝皮老爺』對二虎說道：『二虎，你給我把房子裡的地，搬到太陽底下晒晒！』二虎答應了聲『是』，拿了鋤頭，爬上屋頂就刨，瓦片木椽，通通通刨掉下來。

『剝皮老爺』大發脾氣，罵道：『混蛋！你瘋了，賠我的房子！』

二虎笑嘻嘻的說：『不這麼辦，能叫房子裡的地晒到太陽？要不，你給做個樣子？』說着舉起鋤頭還要再刨，急的『剝皮老爺』連連搖手道：『別刨別刨！算你對，算你對！』

又忙過秋收，到了大年三十。二虎要回家啦，去要工錢。『剝皮老爺』說：『慢着，你先說說我的頭有多重？再算工錢不遲，要是說不對，我這工錢還不能給你。』

二虎馬上回答道：『三斤六兩！』『剝皮老爺』笑道：『不對，明明是四斤嘛！』二虎睜大眼睛說：『我說是三斤六兩，就是三斤六兩！』說着就從桌上拿起一把菜刀和一桿秤。又說：『老爺不相信，割下來秤一秤！』嚇的『剝皮老爺』抱着頭，大聲叫道：『你對！你對！快把刀放下！三十兩紋銀，一個錢也不少你的！』說罷，連忙從東房裡摸出三十兩紋銀，忍住心頭痛，捧到二虎面前。

二虎接過銀子，痛快的說道：『我們憑下苦吃飯，我們兄弟倆早起晚睡，日晒雨淋，給你勞動了兩年，我們對得起你。我只要你十五兩紋銀的工錢，這十五兩算是你補給我哥哥的。我走了，你往後不要把受苦人都當傻瓜，任你壓迫欺騙！』二虎說罷，大搖大擺的走了。……

『剝皮老爺』摸頭一聲，跌倒在大師椅子。

編者按：封建地主好多輩子以來就騎在咱們受苦人身上，想盡各種不說理的辦法剝削咱們，只要咱們大家團結起來，進行說理鬥爭，從咱們背上，把他撲通一聲，推倒下去，咱們才能翻身。

尹鷄債

馬烽

在清朝那一年裡，山西省興縣有個大財主，姓尹，人家都叫他『尹大頭』，這人，外頭看起來挺和氣，可是心裡惡毒的像蛇一樣。

那時，『尹大頭』在北京朝廷裡做大官，每上三年，回鄉縣他家裡祭一次祖。一等祭完了祖，就把許多小鷄，分送到附近各個村的老百姓家裡，不管你是那一家、那一戶，你要是不要，他就從牆上，把鷄揀在你那裡就算了。等上三年，他再回來的時候，就拿着算盤，帶着跟班的，向你討賬來了，他說：『唔！你家替俺養了一隻鷄哩，那是隻下蛋的好鷄，就是一年下二百個蛋吧，第二年就能孵上二百個小鷄，一隻鷄一年再下二百個蛋，二二得四，這就是四萬個雞蛋，第三年就能孵上四萬隻鷄，二隻雞按五十三個錢算，這，這……五四得二十，三四一十二，總共就是個二千一百十二吊錢。哈！我是個常在外的人，你這回把錢一塊都交給咱吧，省得上賬！』這明明敲詐人，可是他有權有勢，誰敢說個不字。那時錢值錢，十個錢就能稱一斤麵，二千多吊錢那家能一下就得出來呢。只好頂地，這雞，許多地都變成姓尹的了。沒有地的，只有逼着帮他當長工，這樣，他不化一個錢，就長年傭上了長工，那時老百姓，就給他編上個歌謠說：

『呷尹鷄債，還不清，
無底坑，還不平！』

張財主下地

田家

張財主僱的四個攪工漢：一個叫搗土，一個叫耙地，一個叫拈糞，一個叫除草。每天他們回來，還沒進院子，就一股勁兒嚷肚子餓。張財主一聽見就生氣，以爲攪工漢是山羊轉柵柵，丟了他的毛臉兒；這會讓鄰居笑話他：『又要馬兒跑的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哩。因此上，再也不等說第二句話，就紅眉綠眼『搗打』人，氣鬼鬼的說：『你們這號子人呀，像前輩子就沒吃過飯！』攪工漢也惱火的不行，一天，他們在一塊地裡受，四個人商量對付辦法，把財主狠狠的制一下。搗土說：『財主一天三頓白麵，自己掉在麵缸裡，哪裡知道咱餓肚子的苦處？我看，把他麵裡散進土，沉的不能吃。餓他幾天，看他軟不軟？』除草截住話把子說：『呃，看你這老漢自己就軟的像老婆婆，依你，那真好了他。早聽我的，我就給他腦上鋤幾道口子！』耙地又反對除草說：『看你這小伙，惹下人命案子，咱不負責！我看讓我耙他一次，痛一痛他的皮！』却又遇到拈糞的反對。拈糞說：『你兩人的意見，咱都不同意。我看，讓我給他調料裡潑些糞渣……』可是他還沒說罷，衆人都搖頭，這也不是一個好辦法。左也不好，右也不好，真叫人苦悶了吧！商量一起，還是沒個結果，就一齊上地裡扎活去了；突然搗土故意鋤斷一個大黑豆苗子，和除草他們說：『咱可有個妙法了，你們猜猜看？』大家喜的停了鋤，說：『你說吧，別擰着拳頭叫人猜。』他就告訴了衆人，衆人高興的說：『對，這不制的他心服。』

「那才青天塌下窟窿咧！」

除草他們三個留在地裡，搗土急急忙忙跑回見財主，說：「財主，恭喜！恭喜！」財主正揉着肚子發愁，成天老担心屙食在肚裡頂住，害上食氣。他氣也喘不上來，問：「有甚喜事，搗土？咱張財主決不虧待你！」搗土前彎腰後弓背說：「啊哈，張家的洪福，地裡黑豆苗長的比簪還高！」財主心裡好驚奇，說：「啊，咱從來沒見過！」搗土忙接着說：「莫說你老沒見過，就是我這棉花種子活了幾十年，聽也沒聽過。」財主要看稀奇，叫搗土帶路，兩個人就走出村子。搗土引他走進前溝裡，溝上地崖上，走過的是齊峯崖，走的是水蛇路，繞來繞去都不是正道。財主吃的膾炙人口的，又肥又重，好容易爬上南山根，走過百十多畝地面，沒看見。搗土說忘了，原來是在北山根上見到的。又引財主轉回來。財主走的腳底皮也發了火，頭上的日頭晒的又毒，好容易爬上了北山根，走過北山根，是沒看見。快走近靠村子的那個山坡上，財主實在餓的不行，腿膝窩活活活地，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搗土問他根由，財主不肯說他是餓了，深怕搗土還抓住自己短處，嘴裡只說有病。搗土說給他扎一針，他忙的說不用，要搗土回家端一碗麵片來，自然就自然會好，正當那時候，除草和紀地趕來，說尋上那黑豆苗了，還強勸財主再走一段就能看見。財主死也不動，只攔搗土快回去，搗土熬三推四才走。過一陣陣，納囊擎着一苗黑豆苗子來，責備眾人說：「看你們呆成甚？苗子罷野貓踏斷了！」大家都說可惜。財主沒心思理睬，眼巴巴地盼望著搗土，搗土回來說白麵做不出來。財主火的罵管家說：「狗窩的，爺爺快餓斷腸哩，甚也行嘍！」搗土忙從衣懷裡掏出個窩窩頭說：「你老不嫌棄，把窩窩吃了，這東西還頂事。」財主接過來就狼吞虎嚥，這才恢復了元氣。從此以後張財主聽

到搗土的喊餓，再也不敢生氣了。

編者按：封建地主平素裝模作樣，口裡說的一套，心裡想的另一套，口邊上常掛的『良心』『清面』好聽的話，實際上他們最沒有良心，最不講情面。這個故事，就是叫我們看破封建地主的內心口不一致。

千里眼老二

柯藍

聽說有個老漢生了四個兒子，他這四個兒子都有了不起的本事；老大是個順風耳，耳一擺千里以外，有人說話他都聽得見。老二是個千里眼，眼一睜千里以外，他都瞧得見！老三是個長腿桿，一步邁開就是四萬八千里。老四是個大手掌，一個手指能壓死千兵萬馬。說來他們四個弟兄，各有各的本事，中間變戲老二巧，唯有老四最笨。

這一天，老大老二老三到山裡種地去了，打發老四到鎮上買貨咧。去了半天還不見來，大家正奇怪的時候，忽然順風耳說：『哎呀不好啦！咱老四在哭咧！』老二說：『我瞧瞧！』老二把千里眼一擺，只見老四一邊哭一邊往回跑。忙說：『老三！快去救咱老四，不知道又出了什麼事了！』長腿桿老三把腳往前移了一移，就碰到大手掌老四了，也不問三七二十一，便把他攆回來了。幾個弟兄一見面，順風耳老大問：『老四！你哭啥咧？』老四眼淚還沒乾，他說：『哎呀！咱們不得活了呀！剛才在集上，張老四說，天要塌下來了！他要給水淹滿！他叫大家趕快各自逃生去咧！我趕回來告訴你們，何心裡一急不由人就哭起來了。』順風耳二聽，臉色就變了，直頓著腳說：『糟了！咱們地剛種好，天要塌下來了！我聽見四面八方好些人都在說天要塌下來了！他要給水淹了！都在說要趕快逃命咧！咱們救不上了！』

『怎麼辦呀！』長腿桿把胸脯一拍說，『不要怕，你們坐在我個背上，我一下就把你們帶走了！那愁什麼！』只有千里眼老二半天沒有話說，他心裡想：『一屁！張老四他知道個屁！他怎麼知道天要塌？他又怎麼知道地要給水淹咧？這事怕不能確信。』便對弟兄們說：『呃！你們慌什麼？張老四說天要塌，天就真的會塌下來呀？我們不如把他叫來，看他有個什麼道理？要是說得有理，咱們再逃生！可不能隨便上當。』衆弟兄說：『好！咱們把張老四找來問！』長腿桿老三馬上就把張老四找來了，一間張老四，張老四摸着腦瓜子說：『不知道啥道理呀！我是聽李老五說的！』衆弟兄就要找李老五。李老五來了，他說是劉六告訴他的，劉六來了，又說聽老七說的，這樣一個追一個，找來了好幾百人，追根到底問出來是王老八說的，千里眼老二就把眼一睜，大聲問：『王八！你怎麼知道天要塌，地要給水淹呀？』王老八看見千里眼長的一對好精明的眼窩，心想：『哎呀！這人好精明，問的好厲害呀！……』想着，臉色也變了，不覺身上打了一個冷顫。便支支吾吾的說：『我……我……我想出來的呀！』千里眼一看，早就看透了王老八的五臟六腑，看出他是顛倒長的黑心腸，便大聲喝道：『你這壞蛋，想出這些話來幹什麼？』王老八只見千里眼旁邊，左邊有大手掌老四，右邊有長腿桿老三，都對他直瞪着銅鈴盆大的眼，嚇得連忙跪在地上說：是我騙大家的呀，我見大家都把莊稼種好了，只等收糧了，我懶得種地，想了這個法子，把大家嚇走了，我好收衆人的莊稼！……』話還沒說完，大手掌老四氣不過，伸出一個指頭，一下把王老八壓得粉身碎骨，成了一塊渣渣了！千里眼便對衆人說：『這造謠言的壞蛋，咱們把他打死了！誰也不要上這些傢伙的當了！咱們甚也不怕！真是天塌下來了，叫咱老四用手掌托上去，地上水淹了，叫咱老三用腳一掃，水都滾乾了！這地方上咱們有家，有種得有地，那能隨便就丟了呀！可不要上這些傢伙的當！咱自己的地方，咱們要好好保住，咱們

臂力量誰也不怕！」衆人聽着，都同意都鼓掌！千里眼便打發長腿桿老三，把他們一個個送回去了。大家便又平安無事的過起日子來了。

編者按：這個笑話，是勸衆人遇事多想一想，才不會上當。近來咱山東解放區，有不少『小蔣』，到處造謠，咱們要像千里眼一樣，眼放快，心放靈，不上特務的當，咱們要當衆揭破特務的造謠言。

兄弟亮寶

從前有兩兄弟：老大是個種地的，老二是個財主。老大爲人正派，能苦，東山的日頭背到西山，一盤日辛勤勞動。老二要奸取巧，對人很霸氣。有一天，他說他哥：『看你土頭土腦，土拘拉捏的，你有甚麼處？』老大說：『我沒甚，只有我老漢，還有兩個巴屎的。』老二說：『兩個兒子有甚麼值得金貴的？我窖裡的元寶，也能打七個八個金娃銀娃！』老大說：『人比元寶金貴的多哩！』老二氣虎虎說：『那……那咱們擺到外面比一比。』老二硬要比，後來就比開了。老二挑上兩筐元寶，老大叫來兩個兒子——金娃和銀娃。弟兄兩個來到山坡上。那時候正是臘月三九天，又颶大風，冷的骨頭裡也涼冰冰的。老大就帶上兒子撿柴燒火，老二凍的縮腿縮胳膊，上牙打下牙，冷得實在懷恨。老大父子把他抬到火邊邊上暖身子。老大說：『有人有力，勞動爲本！』老二不服氣。到了來年春上，老二用元寶僱人耕地。他一向貪圖便宜，賤工錢。那能僱上好長工？他又在生活上刻薄人家，俗話說：『掌櫃的誑肚皮，攪工的誑地皮』，地裡莊戶長的稀稀拉拉，像芥子臉上的頭髮一樣。老大父子三

人，上地很勤，地裡青乎乎地，厚的像鋪上的毛氈一樣，真惹人愛。等到秋裡，老大打的穀子黃爛爛的，放在手心裡，沈甸甸的像金子。可是老三啦，他打的還是蠶子，輕輕吹一口氣，就吹跑了。老大拿金和老三比。老大說：『你看，到底還是兒子比元寶好，勞動比剝削好！』

三女婿拜年

古時候有一家人家，有三個女婿。大女婿是個舉人，二女婿是個秀才，三女婿是個莊稼漢。

過年的時候，三個女婿一齊來拜年。大女婿、二女婿都穿著長袍，戴著烏紗帽，排排場場的來了。老丈人見了，笑容滿面的請他倆上炕坐。三女婿穿著個破棉襖，戴著個破藍帽，也來給老丈人拜年。老丈人一見，鼻子哼了一哼，讓他坐旁邊上。可是大女婿、二女婿還不滿意、心想：『討厭和這窮漢一塊坐，太不體面了！』要把三女婿趕下炕去才稱心。

待了一會，酒菜端了上來，小兒子提著斟酒，大女婿給二女婿倒了個眼色，二女婿就開口了：『咱們今天不喝乾酒，請岳父大人出題，咱們輪流做詩，誰做上，誰就喝酒，誰做不上的就要蹲在炕沿下邊啃冷饅頭。』老丈人忙說：『好好！我來出題目：第一句裡一定要有個『事』；第二句裡一定要有個『翅』；第四句裡要有『是不是』，請大家做吧！』大女婿先說：『蝙蝠和老鼠這一事，蝙蝠比老鼠多兩翅；人家都說蝙蝠是老鼠變的，不知是不是？』二女婿接着也說：『蛾和蠶這一事，蛾比蠶多兩翅；人家都說蛾是蠶變的，不知是不是？』別人連忙叫好，一齊讓酒。輪到三女婿，大家心裡暗笑著，可該看個笑話吧！可是三女婿沒在乎，指著大女婿、二女婿說：『我和你倆這一事，你倆

的帽子上比我多兩圈，人家都說像爾是我養活的，不知是不是？」

大女婿和二女婿聽了，拍著桌子叫道：「這還了得，你怎麼罵人！」

三女婿笑道：「你倆會雞地嗎？要不是我們莊裏漢習地養活你倆，你倆早就餓死啦！」說的大女婿和二女婿沒話說，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不作聲了。

慢女婿

田家

是老頭子年庚裡的事咧，有一個老大娘帶上三個女婿逃難。他們老家河南遭下了災害，大水洗了個一乾二淨，連根柴草也沒留下。從家裡起身時，老大娘把三個女婿叫到跟前說：「老祖宗們說來：老家是個海，久後必成湖。只有北山裡能安家立業，永無根基。那常跑口外的路過那裡，看見地肥土厚，帶娜娜的底子鋪砌的像是金珠瑪瑙……」三個女婿都楞不聽她說不作聲。三個閨女卻只覺自己漢子，也誰也不作聲。老大娘生氣的說：「有甚齊商皇吧，全靠大家的注意。」大女婿是個呆子，文縷縷地說：「生在禮義之邦，不為山野之民。」二女婿是店掌櫃，數著手指頭說：「三三三十一，這事沒利益。」三女婿蹲在地上，傻裡傻氣地說：「地種三年親如母，常年動輒不離土。」閨女們也跟上說啦，一屋子就爭吵個不清，真是「兩個媳婦一面鑼，三個媳婦一台戲。」正在那個河邊上，又浸來了一陣大水，刮走了大女婿的「文房四寶」，刮走了二女婿的算盤賬簿，只有三女婿的銀頭刮不走，可惜把地上刮上了一片石蛋，變成荒灘泥沙。眼看只落個逃難的路了，男女一窩子七口人，就一

逃進山裡來。

「進了山，大女婿望着山哭鼻子，二女婿望着山說倒運，三女婿望着山笑嘻嘻，他一看，山坡山，渾沃震震地，天生天養，地的勁氣可壯哩，這勁氣也實進他的筋肉裡、骨子裡，輪流鑽頭砍開樹林，就這地上耕種起來。三女婿勞動確實動的很，日子度得也真困難哩，一季季盡是湯湯水水，大女婿二女婿白吃白喝還抱怨日子怪難過，三女婿和媳婦妻母三人勞動只頂二人，成天在地裡苦熬苦受，總算夏田收回些麥子，做了一頓好飯。大女婿說：『哎呀，我以爲扁食是長在樹上的！』二女婿說：『哎呀，我以爲白麵只糧食店裡才有！』三女婿說：『土裡生土裡長，只要勞動有福享！』大女婿二女婿聽來很有道理，就帶上三女婿去上地。乍來勞動，腰酸腿痛，慢慢就習慣成自然。由於人衆手動，三耙四鋤來耨八遍，八米二鐵，刨耕的不賴。八月十五過節，家裡擺開席面，老大娘坐在上首，三女婿媳婦倆坐在對面，大、二女婿分坐兩邊。老大娘笑在眉頭，喜在心裡。她老人家說：『大家動手把日月開好咧，以前三人養七人而今是各人養各人，大姑爺，二姑爺也變了，這是咱家的喜事，咱們來慶賀吧，作首七言八句。』大家都讀成丈母的意思，老大娘第一個說：『世上勞動最爲先，』大女婿說：『輕視勞動把書唸，』大閨女說：『好吃好穿懶動彈，』二女婿說：『只會放賬打算盤，』二閨女說：『剝削窮人一下灘，』三閨女怕漢子一時說不上，忙搶先說：『懶漢習氣要改，』她沒說完，大、二女婿就嚷成一片，說她說錯了韻，罰酒一杯。末後輪到三女婿，以爲這一下可逼住他那『連成』（連襟）了，老大娘也正打算灌酒，不想三女婿推開她的手說：『男耕女織勤刨耨，勞動生產光景好！』

鋤頭的功勞

張魯原稿
張友改寫

前清光緒四年，山西大旱。吳家記不清叫什麼村子裡，有個李老漢，這人七十多，是個瞎子。從小攪了一輩子工，種莊稼很有經驗。

這年他家三個兒子，種了二十一畝穀。自耕上以後，沒下一點雨。小鋤時候，那些有錢的，齊看見穀苗不頂事了，乾脆荒了，打發長工滿地尋野菜。唯有李老漢，憑古人的一句話：『天旱不誤鋤田，雨澆不誤澆園』。他安頓三個兒子說：『天旱了，鋤頭上有水咧！雨落了，鋤頭上有火咧！你們不要看人家，齊使勁鋤吧！』

可是，兒子們到了地裡，看見日頭晒的實在惡咧，苗子軟溜溜地躺在地下，只有兩頭不見日頭的時候，才能挺起脖子。他們鋤的也洩氣，一到午時，就到樹蔭底下睡覺去了。三兒埋怨他大說：『盡是蒙住眼說瞎話哩！鋤給一頓，還不是枉費辛苦。顛倒還得晒死一口子。』

有一天，三兒同哥哥們商量了一下，要捉弄他瞎大。在地裡撿了一根苗，放在石頭上晒了一天，晚上拿回家去，遞給大大說：『苗子晒的黃淋淋的齊死下啦，還叫鋤甚哩？』李老漢拿着苗苗，揣的剝皮皮，剝了一層又一層，剝到心心上，揣着還有點水氣，就給他們說：『穀心還有氣哩，一下雨就還陽了。』兒子們乾氣沒說的，又去鋤去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還是不下一點雨，兒子們吊兒郎當的總算把二十一畝穀地鋤完了。到了五月三十日，下了四五寸飽雨，莊稼吃了勁。苗苗地往上長，天也奇怪，不下是不下。下起來三五天就是

二場，地皮常是濕濕的，把穀苗挽起來，往旁邊一撥，只聽揀住土就能活來。老漢家的穀子地青乎乎，沒幾根草，苗子長得好，雨後半個月就鋤過了。再說別人家的地，草長下一人多高，比莊稼還強，有錢人家出大錢僱上人鋤，真邊的草移到西邊又活來了。貴賤沒辦法。有的人就站在自己地裡，看着李老漢家的穀苗，唉聲嘆氣的後悔打錯了主意。

秋天啦！李老漢的穀穗長下二尺長，兒子們高興的收割着。特別是三兒子，看着穀子，再想一想自己要娶的女人，樂的心上開花，他說：『到底是古人說下的經驗：天旱不誤鋤田，雨澇不誤澆園。人家打的三五斗，咱的打一石，這全是鋤頭上的功勞啊！』

細者按：土壤裡面，有一種毛細管，太陽經過它去吸收水分，鋤地的作用就是割斷毛細管，保存水分。天旱年月多澆地它的作用就更大，所以『鋤頭上有水』，這話是有科學根據的。

偷 糞

柯 藍

從前，很早很早的古代時候，那時候人還不知道糞能够肥地咧？出了這麼一個故事。

有一個姓張的老漢，出身是個石匠，走南路攪了五年工回到家裡，忽然買進了十畝地，種莊稼了。他對兒子說：『兒子！咱這回在外頭見人家種地，有一個新辦法！在莊稼地裡上糞，要多打一倍的糧啊！咱這地方人不知道這個辦法，咱們悄悄的照這法子種！比做石匠強幾十倍咧！可是不行讓別人知道了！不然糞就不够了呀！』他兒子說：『人家見了怎辦？』張老漢說：『咱父子倆半夜起來，拿上鏟，提上筐，悄悄的拾糞沒人看見。萬一碰見了人，一定要問，就說是我從南路回來，得了一樣好

法寶，能指點成金咧！衆人一定笑話咱，就聽他笑話吧！」

第二天，他父子倆真的就靜起來了，那正是秋收罷，天涼的時候，像油餅一樣的牛糞。像麵團一樣地曬着，父子倆見了就往筐裡裝，那時誰也不拾糞，糞可多得過餘，兩個人拾一冬，院子裡的糞就積得有小山堆高了，左鄰右舍的人見了，抱着肚子笑咧！都說：『這家人不知道是信了什麼邪教！』把這些糞臭東西當寶貝看！屁也不頂！』這話笑話了幾天，也就慣了，誰也不注意張老漢了，等到春上，張老漢把糞統統運到地裡，莊上人還不曉得咧！

過了一年，莊稼長起來了，糧食打下來了，張老漢家裡多打了幾十石穀子，一家人換上了新衣，吃上了肉、麵，這一下，莊上傳開說：『哎呀！這窮老漢吃穿這麼好！真是有了什麼邪教咧！硬指糞成金。俺想，去年冬天他院子裡山堆一樣的糞，今年一開春就不見了，統統變了金子你說他有多少錢呀！』

那會兒是舊社會，小賊多咧！小賊就專門打聽誰家錢多！聽說張老漢能指糞成金，說是糞一過了他的手，就成了金子。開頭也不信！這年冬天又看見張老漢父子倆，起雞叫睡半夜的拾糞，硬是把糞當寶貝一樣的看待，這下就起了心：他媽的，偷他一回看，看他有多少銀子。

小賊劉二，這天晚上他到張老漢家來了，偷走了二十幾兩銀子。第二天張老漢的兒大哭大鬧，說是給人偷了咧，小賊劉二在左鄰右舍裡，發發來看動靜，見張老漢對他兒說：『兒呀！你哭什麼呀！二十幾兩銀子丟了是丟了！只要沒有把咱的糞偷走，就不算緊呀！過了年，咱的糞又會變銀子的！』劉二聽了大吃一驚，心想：『他媽的！這樣說來，咱倒不如偷他的糞呀！』小賊這天晚上就來偷張老漢的糞了，把院牆撬了一個大缺口，揩走了一口袋糞，回去把糞用大水缸裝着，悄悄的藏在地窖裡，他

想。『這下好了，這錢統統過了張老漢的手呀，好好的把他攔着，過了年就會變銀子！咱有了這一缸銀子！，吃好穿好，還可以辦一個媳婦呀！……』小賊就這麼整天倒在炕上睡覺，一心等着咧！

『來年開春，天也熱了，冰雪也化了，劉二地屋裡的那一缸糞，不知道怎麼變的，先是爬出來成千成萬的蛆，隨後就飛出一屋的紅頭蒼蠅。這些髒臭東西擺在地屋裡，哪裡會變成銀子呀！倒是一點不衛生，反而招惹來了病痛。小賊病倒在炕上了，哎呦哎呦的哼個不停。這事情一傳開，小賊的馬脚露出來啦，張老漢跑來說：『哎呀！是你偷了我的糞呀！糞這東西，你送到地裡，就會變成銀子，你把俺留下來，不說放在地屋裡，就是擺在院裡，又辦又臭也會病人咧！還會死人咧！』』

救了一家人

張魯原稿
張友改寫

前清光緒年間，在山西，記不清是什麼縣什麼村裡，有一戶姓馬的人家，老小一共五口人，『老婆、兒子、媳婦，還有個兩歲的小孫孫。他家種二七來畝山塔地，全憑兒子幹活，媳婦做茶飯飯，料理家務，一家過的還將就。媳婦娘家貧寒，養成勤勞的習慣，平素過日子刻苦節儉。單說，從光緒十五年，起，每頓飯婆婆給留下米，她總悄悄地藏過一撮，三年功夫積存下滿滿三大罐小米，瞞過公婆丈夫，窖在院裡。』

到了光緒十八年，一下子遭了旱災，直到六月天，沒有一點雨。人們哭哭啼啼，離開家鄉，四處逃命，馬老漢也着了急，整天求神祈雨，可是，太陽一天比一天晒的惡，天空萬里無雲。老婆婆嘮嘮叨叨，說不知是那「一輩子造下的孽，命該餓死。兒子雖是個好勞動，想到將來沒吃的，也是沒用

。唯有媳婦不慌不忙，口口聲聲說：『咱家不怕！』爲這事，還常同丈夫吵，她說：『我說不怕就不怕，你好好在地裡受吧！』旁人也理睬她的話，還是愁眉不展的盼望老天爺睜眼，趕緊下點及時雨，救救老百姓吧。

有一天，馬老漢實在拿不來『治餓』的東西了，掙得些苦菜，一把丟在炕上，對全家人說：『賞上吃吧！再旱幾天，連這也沒有了，那時睜大眼睛往死餓吧！』媳婦還是不慌不忙的說：『咱家不怕！』兒子接過去就氣憤憤的說：『還是咱咱家不怕，齊餓死就不怕啦！』媳婦看見實在沒有吃的了，才說了實話。她說：『古人說：年年防災不怕災，夜夜防賊不失盜。我三年前才到咱家來就注意上了，每頓飯節省一撮撥米，誰也不覺餓，三年天氣積存下三大罐，窖在院裡，這時還不能頂一陣哩？』全家人聽了，臉上突然歡喜起來，一窩子人們圍到她跟前，齊說：『好！好！一個年年防災不怕災，你救了咱一家的命呀！有了吃的，好好幹吧！』

編者按：老百姓有一句俗話，叫做：『甌口口上不節省，甌底底下來不及，』就是說要把節約當成經常的事，並且和生產聯系起來。所謂『勤儉起家』，在舊社會是做不到的，但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裡，都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常大郎吃元寶

常大郎吃元寶，說起來是舊社會手裡的事：米脂縣有個常新莊，常新莊就住了個常大郎，常大郎是個常維新，娶過來一個媳婦，兩口子過的是好日子，常家祖上幾輩子，不是坐府台，就是當州官，到

常維新手里，金銀財寶積下比山還高，白花銀子用担子挑，手掌大的元寶用斗量，有了這份家財，常大郎整天東串西逛，肥吃大喝；這樣蕩過了十年，有一天晚上，兩口子睡下，他媳婦在枕頭邊說：『你也該做些生活，老這樣下去，家財要花完啦！』常大郎喘大口氣大，把頭一擺說大話：『家財用担子挑不完的銀子，有用斗量不完的元寶，光吃元寶也够咱倆用幾輩子，還要我去種地咧，世上沒那麼多的地！要我去改牲口咧，世上沒那麼多的牲口！真是，葫蘆蔓蔓結南瓜，長木扁担開了花，我還要有錢還去受苦，不是瘋了！』他媳婦一聽便沒做聲了！這樣又蕩過了五年，有一天晚上，倆口子睡下，他媳婦又在他枕頭邊說：『你老這樣肥吃大喝，吃完了怎辦呀！也該省吃省用些！』常大郎還喘大口氣大，把頭一擺說大話：『家裡有用担子挑不完的銀子，有用斗量不完的元寶，光吃元寶也够咱倆吃幾輩子！還要我省吃省用，我節省着吃，世上的酒肉臭咧！我節省着用，世上的綢緞台酒爛咧！真是葫蘆蔓蔓結南瓜，長木扁担開了花，我這麼有錢，還省吃省用，不是瘋了？』他媳婦聽他這麼一說，便沒做聲了，就讓他這麼爛吃爛喝，又過了幾年。常言說，三年有個河東河西，忽然這一年，天不下一滴雨，地不長一根苗，為着，豬羊都瘟死，他媳婦在枕頭邊說：『不收成啦！』先幾個月，有元寶還買到柴米，如今是有元寶也買不上米了，鍋裡還有米下啦，快想法子吧！』常大郎還是喘大口氣大，滿不在乎的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元寶還多着，怎也不怕！餓不了也死不了！』到第二天，他便帶上元寶一個人到集上買米去了！一直買到天黑，你看他家等雨手回來了，這麼荒旱年，怎麼，那裡有米賣？急的他回來一把拉着老婆哭：『哎呀，扎死吧，米也買不到了！光喝北風活不成，扎死吧！』老婆說：『家裡白花銀子用担挑，巴掌大的元寶用斗量，怕什麼？你錢吃元寶也能吃幾輩他老子嘛，咱吃元寶吧！』氣得常大郎臉青一陣、白一陣，沒個說的，直飯得全身稀溜軟，兩眼出

金花想趕往日吃娘嘍好，雲是留下一口半呷到現在多好呀……想着想着只好吞口水，睜着眼乾乾着。他媳婦見他這副乖樣，便說：『你跟我來吧。』常大郎聽了，就跟在他媳婦的後面，只見他媳婦走到一個爛地屋跟前，捲着地屋裡說：『這是什麼？』常大郎一看，却是五大缸米，忙問：『這是誰放在這裡的呀？』他媳婦說：『還不都是你的。』這幾年來，我叫你省吃省用，防個萬一，你不肯，我就在每頓飯時，少下些糧，偷偷的藏在這裡，現在拿來吃，餓不死吧！』常大爺一聽，雙膝往地上一跪，一畚得腮淚直流。半天說不上話來。

柯藍

得過且過！太陽暖和甚！

五靈子還鳥，說來也長得古怪，在夏天滿身是毛，到冬天渾身沒一根毛了，這陣到了冬天，你看，一清早石縫裡冷的可厲害，五靈子一家，凍得不行，鑽到一塊打頭，直喊：

『凍死我，凍死我，太陽出來快點窩！』

到了午時，太陽出來了，又暖和一些了，五靈子一家子躺在石縫裡，又不想壘窩了，對門的管子過來勸他，說天又黑了，晚上更冷了，快壘好窩吧！五靈子一家人躺着都不肯起來，笑着說：

『得過且過，得過月過，太陽暖和！』

到了晚上，五靈子一家子就凍死了。

黃羊上堂

紹英
藍

在一條幾十里長的樹林裡，有各種各樣的野獸：什麼狼呀、豹子呀、還有狐狸、黃羊……獵也獵不清。

這許多野獸都有一項了不起的本領，長的四條腿都會跑會跳，却誰也跑不過黃羊，唯有黃羊跑得最快，牠的四條腿粗細的腿，身子也輕巧靈便，一跑起來，嗖！一袋烟工夫就能跑五六里咧！這一天，黃羊老爺在一顆大樹下休息，太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便慢慢打起瞌睡了！忽然，黃羊老爺好像聽見身邊有腳步聲過來了？又好像是做夢，又好像是聽見有人拿槍槍過來了咧！這一下，黃羊老爺也不看個清楚，散開牠那四條追風腿，不要命的就跑。這一跑，跑過了多少山嶺？不知道！穿過了多少樹林？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呢？不知道！有打獵的追來了沒有？更是不知道！一直跑得這位

黃羊老爺跑不動了，滿身是汗，氣也喘不過來了，才好像後面沒有人追來咧，便站下來，回頭一看，真的可不是沒有人追，黃羊老爺心裡真氣，便趕忙又返回樹林裡，很後悔的說：『哦！真不該沒有看一下就跑，看清楚了，就不會跑這些冤枉路了啦！』

自從這以後，黃羊老爺一出門，見了他那一族人，就把牠這回上當的事說出來，一傳十，十傳百，這樹林裡百多隻黃羊都知道了。都說以後遇事要看清楚，不敢莽撞了！可是，事情沒這麼簡單呀，你看，這一天，黃羊老爺跟樹林裡的狐狸大哥，在山坡上散步，忽然，又聽見後面地上樹葉踏得沙沙響，好像有人來了。狐狸大哥說：『快跑呀！有人來了！』黃羊老爺說：『呃！不要再上當，讓我慢慢看一下！』黃羊老爺便回過頭去，站住不動的看，狐狸大哥跑了幾步，把頭回過去，一眼看見一個人，拿的槍躲在一顆大樹後面，拔起腿又跑，還大聲喊：『黃羊老爺！快跑呀！你邊跑邊看呀！站著看要吃虧的！』話還沒說完，只聽見叭的一槍，黃羊老爺站著看的工夫，被獵人瞄得準準的，一槍就打死了。

狐狸大哥逃了命，得了這個好教訓，他却忘了告訴黃羊老爺那一族人，就這樣，黃羊被打死的真多……

編者按：我們做事一定要調查，不調查，就要吃虧，就是調查也要講究方式，方式不好也要上當，跟黃羊一樣。這個故事的意思就在這裡。

說大話的孩子

老 向

有個小孩兒喜說大話。有一天，他到山上去，遇見一羣大老虎。他說：『我方才吃了一隻大獅子

沒吃飽：還打算吃一隻大老虎，可是，到那兒去找哇。」大老虎一聽嚇得扭回頭去就跑。

大老虎正跑著，遇見一隻猴子。猴子說：「虎大哥，你幹嗎跑得這樣快呀？」老虎說：「好厲害的孩子，他要吃我，多虧我跑得快。」猴子說：「你也胆太小了，我同你去看一看，到底是什麼樣兒的孩子。」老虎說：「你同我去，我不大放心。這麼辦：用繩子把你拴在我的背上，我帶你去吧。」猴子說：「行！」猴子騎在虎背上找那喜說大話的小孩兒。

那孩子一見大老虎駛著個猴子來了，他就高聲叫說：「好一個喜說謊話的猴子，昨兒個我捉住你要當點心吃。你再三的哀求我，許下今天早上送兩隻老虎來。想不到，天已過午祇送了這麼一隻瘦山貓來。」老虎一聽，說：「了不得，我上猴子當囉。」說完，撒腿就往回跑。

老虎跑得很快，路上的樹枝子把猴掛下去了。老虎跑回家一見猴子沒了，他就哭著說：「我說那孩子厲害，你不相信。現在你被捉去了，可別怨我呀！」

編者按：這故事告訴我們不要輕信謠言，失却鎮靜，要不，驚慌失措，一定自討苦吃。

金銀樹

聞捷

古時候，在西北高原上，有一座金銀山，山上長滿了各色各樣的樹，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山上忽的現出了兩道金銀光，把金銀山都照亮了。在山底下的老年人都高興的說：「金銀山長了金銀樹了，誰要能我到這棵樹，抱住一搖，樹上就能落下許多金銀來，一輩子也吃不盡，用不完啦！」有個青年，名叫李光，聽了這話，二天悄悄的上山去找了，一找就找上一年零三個月，才找見了金

銀樹，他抱住一搖，樹上真的落下金銀來，李光心想：『越搖的快金銀越多！』他就抱着亂搖起來。誰知他一下子，用力太大，咯崩一聲，把樹搖斷了，金銀像冰雹一樣，從樹上嘩嘩啦啦的落了下來，把李光活活的砸死了。從這以後，金銀樹不見了，金銀也從山上滾到地裡不見了。

現在，只要我們肯下力，用鋤頭去挖，還是可以挖到金銀的。不過金銀都變了樣子了，黃黃的金子，變成了黃黃的穀子，白白的銀子，變成了白白的洋芋，誰一輩子就吃不完，用不盡。

斤頭元寶

張友

有一個老漢，生下五個兒子，都是娶了媳婦生下娃娃的人了。起初，兄弟們在一個鍋裡吃飯，還沒有什麼，後來，你說他吃多，他說你肚大，七嘴八舌鬧嚷嚷就分家了。

分家的時候，給老漢分下一份養老。單另過活，可是兒子們，媳婦們，都眼紅的不行，都想往自己手裡插一把。老大怕老二伺奉的好把養老擄去，老二說老三是一個尖頭，要小心。老三說老四的媳婦痛恨心眼多，一定要防他，老四說老五調皮，老漢又親他，非同他分一點不可。老五說老大是長子，養老金一定是他獨吞，這樣，弟兄五個就鬥起心眼來了。從此以後，今天老大請老漢吃肉，明天老二請老漢吃麵，後天老三請老漢喝酒，外後天又說不定是老四老五請吃雞，反正你不請，就是他請。有時碰在一個日子，弟兄們還得鬥口角，大家吵着『養你來咧，沒養我？老人是你一人的？』在老漢面前，又是你說他不好，他說你太壞，互相攻擊，好像自己是頂孝順的兒子。這樣，都同老漢開

係很好。過了這麼一月廿天，大家都思想要錢的法子呀！老大說他兒訂媳婦沒聘禮。老二說他嫁女子沒嫁妝。老三說他媳婦生孩子要過滿月。老四說他媳婦生了病，沒錢醫治。老五說他沒本事，顧不了家。反正各都有理由。老漢『吃了人的嘴軟，用了人的手軟』，那一家也不敢得罪，簡直是有求必應，誰來給誰，慢慢的就把養老金用完了。

兒子們猜估老漢的養老沒了，立刻變了樣子，再誰也不爭搶請吃好的了，連粗茶淡飯也不想給吃了。老漢爭論了半天，才訂下個一家家輪着吃飯的規矩。輪到老人家，老人家吃稀飯，輪到老二家，老二家喝米湯，輪到離家，誰家吃頓的。孩子們不置事，也不喜歡這個窮爺爺。他一來就得吃十天苦，等他走了，一家大小才大吃大喝。人家吃的像紅河一樣，把老漢一人擱在乾灘上了。

老漢把世事看透了。他說：『娘親爹親不如錢親』，『有錢是爹娘，沒錢請路旁』。他就想了一個辦法：每天到河灘裡揀一塊石子，不幾天揀下一口袋，放在後炕角上。又到女子家，借來兩個元寶，放在炕上。有一天孫子們來要來了，這個問：『爺爺那黃丹丹的是甚？』他說是元寶。那個問：『爺爺有多少？』他指着口袋說：『還有一口袋！』又一個問：『爺爺這元寶給誰呀？』他說：『你們可不能用去請說！你大大誰待爺爺好，爺爺死了就給誰。』孩子們回到家裡，把這話告他們的娘，說爺爺有一口袋元寶，誰待他好，死了給誰。

大人們聽見有元寶，像餓狗得食一樣，樂的閉不起嘴來，於是，各家又醞釀起來了。又同過去一樣，爭的給吃好的，都想得那一袋子元寶。

有一天老漢死了。弟兄五個不聲不響埋葬老人的事，先來找那一口袋元寶。不料，往外一倒，全是些石頭，連個元寶影子也沒有。弟兄們互相猜疑起來，正要吵架鬧官的時候，老大把口袋反過來，那

上面貼着一張紙條，明明白白有四句話：『家畜蟲子，不如我老漢這石子，不是我老漢這石子，我寧把老漢餓死。』大家看了，這才死心了。

夫妻恩愛

柯藍改寫

一個姓王的，一個姓劉的，兩個人都挑瓦盆賣，走在路上。正是十月天，一陣冷風吹來，姓王的衣服單薄，打了一個冷顫，鼻子也跟着癢癢的，打了一個噴嚏。姓劉的說：

『老鄉！你冷啦！』

姓王的說：『嗨，冷什麼！這是我媳婦在家裡唸我啦！她唸我一聲，我打一下噴嚏。』

『那爲什麼我不打？』

『你夫妻不恩愛嘛！』

姓劉的聽這話，臉就紅了，心想：『他媽的！我媳婦就不像他媳婦，落得叫人笑話。』

第二天回到家裡，一見了媳婦，抓住媳婦的頭髮，按在地上就打。媳婦說：『你怎麼啦？』

『怎麼啦！人家姓王的出了門，他在媳婦念一聲，他路上就打一個噴嚏……看人家夫妻多麼恩愛，

『……你就不……』

『那是迷信。』

『什麼迷信！我親眼見的！』說着又打。

他媳婦挨不住打，連忙求饒說：『行啦！你不要再打了，下回，我在家裡唸你就是！』姓劉的這才

不打了。

到了臘月裡，姓劉的又挑上瓦盆出門去了。臨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媳婦記起了，悄悄的在他兩個袖口上，撒了一些胡椒，心想：『這冰天凍地的，他流鼻子，一定用袖子擦，胡椒一上去，保證打噴嚏咧，回來就不會打我了。』

這邊姓劉的不知道，一清早挑上瓦盆就走了，走到河面上，人就冷得不行，河面上的冰凍得都裂開溝溝，他那清鼻子也流下了，快嚙到嘴裡去了，他忙舉起手，用袖子一擦。哎呀！鼻子發癢，一連就鼻四五个噴嚏，頭一仰，往前一冲，脚就踏不穩了，連人帶瓦盆摔倒在冰塊上，一担瓦盆打得稀爛，氣得他奔回家裡，拖住了老婆又打又罵，直喊：

『他娘的！你遲不唸，早不唸，偏偏老子走到河上，你就唸！把老子一担瓦盆全打了，看你吃什麼！』

『吃什麼！吃什麼！你要夫妻恩愛嘛！』
氣得姓劉的沒話說了。

皇 曆 迷

有一個人，最相信皇曆，他不管作一件什麼事情，都要翻開皇曆，我我吉日吉時吉刻，就是挖個坑子、修個牆壁、到村外走一回親戚，也都要看看皇曆。他家的後牆快要倒塌了，但是皇曆上好日子，子都是不宜動土，他就不請人家來修，讓那一堵牆歪着，等皇曆上的好日子。

有一天，一個朋友請他吃飯，他就打開皇曆，看看今天有沒有『宜出行』，可是一看今天的日子下面寫的是：『諸事不吉不宜出行』，可是他好像看見朋友家的酒肉，一盤一盤端上來了，口水流的夾二長，喉嚨裡伸出手來，立等要吃著哩。他想：這一頓美酒美肉，怎麼能白白放過去呢？於是就想了一個方法來解釋這『不宜出行』的幾個字。他就自言自語的說：『不宜出行』當然是不宜出大門，我要是翻牆頭出去，也就不會犯皇曆了。說罷，就抬了梯子，往牆上爬，爬到半當空，牆有點動搖，但是他正想着酒香肉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爬上牆頭，不料等他從牆頭上往下一跳，轟隆一聲，牆頭塌下來了，把他全身壓在底下，祇露着一個頭在外面，大叫救命。他兒子來了一看，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因為要把他大大從牆底下救出來，就非動土不可。他在他大大教育之下，也是一個小皇曆迷，就趕忙跑回去翻開皇曆一看，三天內都沒有『宜動土』，他就跑來向他父親說：『大大，皇曆上三天沒有『宜動土』，三天以外再救你吧！』那老皇曆迷立刻急壞了，大罵他的兒子說：『日你媽的，再壓三天把你老子壓死了，再不要相信那個鬼皇曆了。』

編者按：皇曆上的好日子賴日子，全是封建迷信的東西，大門放下不走，翻牆牆頭壓壞，皇曆上還沒有動土的兒子，若是再信皇曆，那就是自找死路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自己該做甚就做甚，聽信皇曆常常要誤事，甚至會出危險。

趙將軍

老向

人是民間光榮的人物，確實往往不祇一個。因為講故事的人們總願意說這位光榮的人物是他們的

團鄉啊。所以我們現在所說的趙將軍但那一省那一縣，生在那一朝代，我們都不去問，反正在民間的傳說中，有這麼一位光榮的人物就是了。

趙將軍生來儉儉樸樸，不識數。賣一文錢的東西，他都給人家五、六十文。可是他不是好好的給，他喜歡用大拇指和食指把那五、六十文捏一捏，先讓那賣東西的去奪取。賣東西的用盡全身的力量，錢也奪不到手。有一天，大家約定試試他到底有多大的力氣，用一條大牛，套上皮繩，拉他那兩手捏着的五、六十文錢，結果：那牛乾抬腿邁不出半步去。可是等他一鬆手，那一個個的小銅錢都成了稀爛的。

『趙將軍吃飯——沒有飽』。這句俏皮話，到處流行。據說他家裡很富，只因為他有多少吃多少，永遠沒說過『飽了』。後來吃窮了。可是，他也從沒有說過自己吃不飽，他娘也永沒注意過他吃不飽。一天，他們家僱了六十個人拔麥子。早飯以後，忽然下大雨，不能收割，這些攬工漢即算『半工』，按規矩主家不可供給晌飯了，這位趙將軍就把已經預備好了的，六十個僱工的晌飯，一個人吃得乾乾淨淨，他娘一看見他這情景，哭出聲來，說道：『我兒的肚子，平日得受多大的委屈！』有一次，他家拉糧食的大車，陷在爛泥裡，三匹驢子五隻牛，怎樣拖也拖不出來。趙將軍說：『這些牲口都沒有用，把牠們卸下來吧！』卸下來之後，他自己爬到車底下去，雙手向上一托，把那一車糧食托出泥窪，擱在平路上。

『好漢不嫌出身低』，趙將軍後來窮了，便給一個武學裡打更。白天，他看那些習武的學生們耍刀射箭，晚上他便照樣練習，別人體弄二三百斤的石頭，連吃奶的勁兒都使出來，累得臉紅脖子粗。他把千斤石端在手裡，好像拿一個雞蛋那麼容易。別人射箭，在白天也不一定能射中，他在晚上也一

纔能百發百中，那武舉的老師，有一天半夜裡出來有事，偶然聽見有人在唸唸的要刀。他悄悄的去一看，才發現這個原來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因此才收他做了學生。後來，他就中了武狀元，作了將軍。

● 編者按：我們民間這一類的傳說相當多，如傳說中的薛仁貴，就有非常相像的情形。產生這一類傳說的原因，太極是勞動階級對自己勞動身手的驕傲，和找不到出路後生長出來的一種揚眉吐氣、翻身發跡的幻想。我們應當提倡對於勞動、對於勞動技能和強壯體力的驕傲，但是反對這種不正確的，歸根到底依舊流於階級的幻想。

老順和老頂

老向

有個人叫老順。他爲人和氣，老順着人家說，永遠不和別人抬槓。這一天，他碰上老頂。老是專和人家打頂的。

老頂說：『真怪事兒：昨兒個一塊牆板石被狗舐了一個大坑。』

老順說：『這是常有的事，乘能克剛，軟磨硬，磨下去快着呢。』

老頂說：『昨兒晚上，村南裡的井廠到村北去了，也算怪事。』

老順說：『我說昨兒晚上萬里晴空，沒有雲影，院裡忽然落下了陣雨點來，想來就是你的井廠家時漏的水了。』

老頂說：『我要用個大西瓜作個車頭。』

老順說：『可以，西瓜有點兒黏性，可以用。』

老頂說：『山背後那座老爺廟裡可真熱呀！』

老順說：『聽說那裡住的道士拿一根青樹枝到那廟子裡去一幌，這樹枝就會變成焦炭了。』

老頂說：『山前的尚陽台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了。』

老順說：『真的那裡住家戶，在夏季午時，日頭正熱的時候，提一壺滾開的水在那裡一放，立刻就結成冰了。』

老頂說：『我家門前那棵白楊樹，是世界上最高的白楊樹。』

老順說：『是。那一天，我東南跑去趕集，路過那棵樹下休息，看見一個烏鴉蛋從樹上的老鴉窠裡掉下來。等我日頭落趕了集回來，又經過那裡，才看見那個烏鴉蛋落在地上。』

老頂千方百計想和老順抬槓，老順千方百計不跟他抬槓。老頂急了，說道：『我老想揍你！你說這不是怪事嗎？』

老順說：『這不能怪你。咱們這兒的風俗是小舅子老喜歡跟姐夫過不去的呀！』

康熙皇帝訪山東

張友

人們傳說：清朝康熙皇帝手上，山東地方嚮馬很多。這些人打富濟貧。專門與官府作對。朝廷派兵去剿，常常打了敗仗回來。康熙皇帝就想親自去鎮壓，又怕把他殺了。他就化裝成一個走江湖的，從北京城起身，就到山東來。

他走的時候，身邊帶了許多銀錢，到了一個地方，就是大吃大喝。他以為他的錢是花不完的，誰

知道路途遙遠，走到河北南部，錢已經用光了，也不說他就是康熙皇帝，所以沒錢就吃不上飯來。

有一天，他實在餓的不行了，歇宿在一個小村莊。這村本來是很富足的，只因爲官府『剿匪』，經常過大兵，給扎賸的甚也沒了。老百姓吃不了，就窩窩。康熙本是帝王之家，那裡見過這等茶飯，他看見老百姓吃的很香，就以爲這是最好吃的東西，他就伸手去拿一個老婆婆要，那老婆婆也就隨手拿過一個饅窩窩給他。他問人家：『這叫什麼？』老婆婆說：『這叫到口酥。』因爲他幾天不吃飯了，一口就放到嘴裡，果然是到口酥，又香又甜。他說：『你們這地方的人好光景呀！就是官府裡的人也吃不上這等茶飯。』老婆婆接過去也說：『自然囉！官府的人還能吃上我們這等茶飯？』

康熙到了山東，不知道完成任務了沒有，後來就回去了。回到京裡，每天又是海參魚翅吃個不停。說也奇怪，這種好吃的東西，吃的多了，就會吃厭了。康熙爺一天心血來潮，突然想起他訪山東時候，吃過一種『到口酥』，又香又甜，他就叫廚子給他做來吃，這廚子是天下名師，甚也會做，就是沒見這個到口酥是甚麼東西，他問皇帝吃過的東西，那有露的？就拿來白菜白麵，油炸的油炸，炒的油炒，還不知放了些什麼香東西，誰知做下以後，不合康熙的口味，就把他殺了。以後又調幾個廚子，誰也做不成這個到口酥，一個一個都殺了，以後一聽到朝廷家調廚子，誰也不敢來，就藏的，有的改了行。

但是，康熙皇帝還是非吃不可。

當時，朝中一家父子，名耳曹成重，知道了這件事，他就寫了一本說：『皇上爲了吃『到口

「殺了這麼多廚子，恐引起人民反對，不若她一聖旨，到冀南調那一老婦，叫他經常吃的『到口酥』拿來，皇上一定能如意了。」康熙聽了他的話，就把那老婆婆調來了。

那老婦人到了京裡，嚇的戰戰兢兢。她想那一家皇帝吃過饅窩窩呢？吃的不好，一定要殺我。可是，她也沒辦法，就把那饅窩窩獻上去。康熙帝一見這饅窩窩，同他吃過的『到口酥』，形狀一樣，很是喜歡，一口就填在嘴裡。誰知這回可不像他在路上吃的那樣，原來又苦澀，又扎嘴，那裡能嚥下去。『不啍』一聲，就吐將出來，並且大怒道：『推出去斬了。』拿這等東西跟我開玩笑！」左右正要動手，那老婦人低低講出兩句話說：『飽了肉也嫌，餓了饅也甜。』康熙以為那婦人罵他，急問：『總講說什麼？』左右一齊高聲答道：『飽了肉也嫌，餓了饅也甜。』康熙一聽，感到自己是個做皇帝的，連個老婦人還不如，心上，着急，一下昏過去。抬回後宮裡去了。

編者按：這故事是挖苦那種『身在疆地不知顧』的人。咱們解放區人民過的生活，民主自由，日日高昇，比起蔣管區的專制獨裁，一天不如一天來，咱們這是人間天堂，他們那是人間地獄。怪不得那裡老百姓齊想來咱解放區，可是咱們有些人還不滿足，讀了這故事應該覺悟了才對。

82

112390

(3)